

文学·审美与思辨

许振强 著

文学：审美与思辨

● 许振强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 一九九一年 · 沈阳

责任编辑 张秀英
封面设计 刘冰宇
责任校对 邱 菊

文学：审美与思辨

许振强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插页4 字数：200千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

ISBN7-5610-1436-8

I·223 定价：5.20元

（辽）第9号

序

雷 达

在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批评的地位角色，常有戏剧性的变幻，但近十几年来，它的位置和影响力却有愈来愈大、不容忽视的趋势。过去我们也说，一部当代文学的历史是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建造的，这多半是从常理而言，人们心底里未必没有对评论的敬谢不敏的应酬，敬而远之的淡漠。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平静地说，一部当代文学史，倘若只把理论批评作为补遗或者割离出去，那将是极不完整的。何以如此？因为它有宏阔的视野和不断更新观念，它有与创作实践的密切联系，它有对创作过程和欣赏活动的强有力的介入，潜在的巨大影响。在这里，批评队伍素质的锻炼和人才的众数，具有关键作用。京沪一带的青年批评群体早已闻名遐迩，广为人知，但散见于全国各地的青年批评家似乎还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些人里好学深思，见识不凡者大有人在。也许，他们没有南国的灵巧与聪颖，没有京都的高瞻与远观，但他们坚实地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又广纳整个文坛的风云变化，他们执著、刻苦、多思，往往能于某一方面钻研较深，发他人所未发，言他人所未言。我要谈到的沈阳

的许振强便是其中的一位。

许振强是个身材高大的北方汉子，腼腆而内向，秀外而慧中，他的职业是编辑。由于勤于编务，人们往往记住了他作为编辑的一面，忽略了他作为评论家的另一面。还因为仅就评论对象和论题的范围来看，比较集中在东北地区的作家作品，他又容易给人“编辑之余写些评论”的印象，好像他不属于那种以宏观的眼光注视整个文学发展态势的评论家。如此印象，都是只看到了他的表象，没有理解他在思考些什么，又写出了什么。我在认真读他的文章之前，便也抱着这样一种泛泛的印象。可是，一旦细读了他的文章，例如他写“分化与整体”的文章，他谈写实与形而上的文章，他关于“中庸”的解析，以及他对金河、马原、谢友鄢等人创作进行剖析的文章，我原有的印象即被打破，感到他很少袭用习见评论模式和烂熟的评论语言，他以较为扎实的哲学、美学、文化学及现代小说理论来分析着一些难以负载这么大理论密度的作品，他追求着理论与评论的相互渗透，力求在评论中显现出理论深度，有时他的评论变成了学习哲学、文化学和小说叙事学、修辞学的读书札记。虽然他的评论里并无人们希望的犀利尖刻，直言不讳的苛评，但他的评论倒也不是广告式的、廉价歌颂式的，或者貌似深沉骨子里充满功利目的的评论，他的态度是较为冷静的解析态度，甚至有点儿旁观姿态，那潜台词似乎是：我不急于或轻率地给你下结论，不说你是否是“新突破”，也不说你比别人高妙多少，我说的就是你，但我又不局限于你，我要把你放到哲学、美学、小说理论的天平上加以衡量，我要尽量说得深入些、准确些。这样的姿态和方法，使许振强的一些

写得好的评论，具有理论与评论互渗的特色，亦即理论评论化和评论理论化的特点。我们或可指出，他对感性形象分析的薄弱，调动文学史积累展开分析的不足，审美体验的浓度不够，在整个文学宏观背景下把握具体评论对象的不足等等，但是，他在评论中追求理论深度的努力，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使他的评论与一般化、公式化的评论套路区别开来。形成这样的评论特色，并不是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可以看出，许振强读得多，写得少，他对中外哲学、文化史、小说理论有浓厚兴趣和相当的钻研。一篇《中庸的气数》，其实不是文学评论，是哲学随笔。不是谁都可以写出来的。

集子里，《分化、阶段重心与整体——对文学态势的一种论证》是振强写得认真，颇见功底的文章，讨论的都是大问题，既是文学的，又是美学的，试图俯瞰当代文学走向，兼及当代艺术思维的走向。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看法。其中，较为精彩的论证时有闪现，可见出他为之深思徘徊良久。比如，对中国究竟有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问题，就深了一层。他说：“我们一瞬间所接触的西方思潮和流派是良莠并存，生命体和死尸陈列并存的。于是有了一种看法：我国是一个封闭过久的国度，犹如一条几尽干涸的河道，当文化闸门骤然打开，便来不及从容选择，被奔涌的沃水和废水同时浸润了。但这样看问题还失之简单，忽视了我们悠久的文明史、文化史所决定的自身的排它性和抗生性，它所能接收、容纳、吸收、消化的东西在理论上说是有选择的。种族的不同思维方式、思维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这里，既看到不变中之变，又看到变中之不变；既看到接纳外来潮流的

急切，又看到接纳的有限和吸收的选择，最终有个民族思维方式横亘其间，有个文化形态的自动筛选机制。比起那种一味喝斥外来文化的僵化态度和狂言扫荡一切传统以至人种的轻浮，就求实得多。这篇文章的支点是谈“分化”，认为分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过程，分化将带来文学向更高层次的跃进。他对当时文学中的分化态势的归纳，也是大体上符合实际的：“一方面是，重新张扬被人们忽视、忘却、或羞于提起的思想性，强调文学的灵魂，文学的目标，赋予思想性以新的更为广涵的理解，在强调思想性的同时不否定艺术和美学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本体性，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文学本身，艺术形式不是仅具艺术修辞的意义，而且体现本文的要求，文学语言不是载体，而是文学本身等等。”这的确是前几年文坛上观念分化的事实，以两大观念划分也没有错。于是，振强进一步判断，说：“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和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点化下滋生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将以各自的生命力继续走向分化。”他还特别补充说，如果分化伊始就指望融合、同一，不容易成为现实，不体现历史的选择，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那么，究竟该怎么看待他所说的分化趋势呢？事实上，远的不说，普列汉诺夫就早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概括过“为社会、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之两大观念分野，甚至肯定过“为艺术的艺术”在特定条件下的进步意义，同时又对绝对的、纯粹的所谓为艺术的艺术表示怀疑。看来这样两种观念的分化不但早已有之，而且会贯穿整个文学史、艺术史，尽管各自在历史中都有所丰富、变化。就这个意义上说，振强的归纳，概括是准确

的。问题在于，不能把分化绝对化，推向极致，并且判断为在相当时期只有分化，没有融合。事实是，“分”与“合”从来都是在历史中辩证地发展着。为什么现在融传统与现代于一炉就不可能？为什么就不能指望传统现实主义走向开放？为什么只有“分化”、“绝缘”才是进步，而“融合”、“吸收”就“不容易造就进步的文学史”呢？在这里，振强的看法多少有些偏执，与当时崇尚“深刻的片面”，反对“中庸”的风气有关。一切应从实际出发。仅就现实主义的创作来看，在新时期文学中，它难道不正走着一条不断更新、丰富、发展的道路吗？我们当然应以“历史的容忍眼光看取文坛分化的格局”，但同时，我们也要以求实的态度看取文坛上“吸收”、“融汇”的新变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分化”也好，“融汇”也好，都是一个层面的事实，还有更深潜的动力和指向，比如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作为一条精神的大动脉，难道不是潜在地鼓荡在各种方法的好作品的腹心吗？因此，在我看来，主流或主潮还是存在着。当然，对这些学术性很强的问题，是需要各抒己见，深入讨论的。

独立思考对一个理论批评者也许是最重要的品格，一切问题，一切评论对象，都经过自己的充分投入、慎思和发现，留下自己独特的思想印痕，就容易从思路到语言创新面貌；而人云亦云，凑热闹，不假思索地加入某些热闹话题，就有堕入“匠气”的可悲，许振强写得不算多，但每写一篇都力求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很可贵的。例如《形而上在写实观念中》，所谈对象与目前热门的“新写实”有相通之处，却又是自己的新角度。本来，从创作实践的重要变化出发，

敏锐地提出新写实问题，是一种理论的勇敢，可是后来大家全都围着这个话题争执，又超不出早先的范围，就难免乏味。振强抛开了各种已有的种种界定，从这里入手了：“写实作家创作的大体写实，基本上还给人‘现实主义’印象的作品，由于形而上思维意志悄然萌芽而产生的复合效果，最令人新奇不已。”这就一下子切割到了艺术方法的核心部位。他能看到这些作品的实质，认为“与其说他们面貌改变不如说他们面貌改善，现代思潮的某些枝条嫁接到传统写实的主干上”，“然而他们的哲学传统、道德传统是中国式的，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写实的面貌”。这些看法就比泛泛而谈者深入了。

振强是认真解析过一些新潮作家作品的，但他并无不懂装懂，故弄玄虚，掉书袋，盲目大唱赞美诗的媚俗，他只写他认识到的，且使用尽可能明晰、准确的语言，他既肯定探索、试验，也毫不留情地批评某些作者作品内容上的浅狭、苍白、随意，有时到了一语中的，不给转圜余地的程度。对马原的小说怎么看，可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振强将其置放在解剖台上，作了精细、冷静的剖析，没有夸张的浮辞，没有凭空的溢美。你无法否认，振强对马原小说的整体描述，各个侧面的归纳，切中肯綮，经得起推敲。

作为一个身居辽宁的青年评论家。许振强把主要笔墨投入评论本地区的作家作品，甘愿花费大量时间，细致研究他身边的文学界的长辈、兄弟们的作品，为繁荣辽宁的文学事业贡献才智，其挚爱乡土，热爱文学的真诚是溢于言表的。但是，当把这些文章结集起来检视阵容时，我又产生了另一番感想。似乎每个评论者都面临着自我与对象，丰富自身与

追随潮流，“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矛盾。以振强的理论准备和接触整个文坛创作实际的幅度而言，他把自己完全局限于评论本地区的作品，是否一种自我限制，是否有碍于自身评论世界的建构呢？我并不主张他贵远贱近，疏离他处身的文学环境，但就文学没有省界，甚至没有国界的广涵意义上说，他似乎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振强还很年轻，我祝他以更独特、更活跃的身姿，把已经开始的评论事业坚持下去。

1991.6.30 写于北京

目 录

序.....	雷 达 1
分化、阶段重心与整体.....	1
——对文学态势的一种论证	
新人和真人.....	17
艺术手法创新种种.....	21
请选好“艺术视角”.....	26
短篇小说因果关系的衍化.....	30
社会哲理：当代小说的一种趋赴.....	38
形而上在写实观念中.....	45
评论家与社会生活.....	53
评论家心中要有读者.....	58
评论编辑的胆与识.....	62
中庸的气数.....	66
行进在生活的道路上.....	71
——读一九八二年获省奖励的短篇小说	
朝向现实和生活的彼岸.....	76
——迟松年近作的理想色彩	

开掘心灵美的蕴藏·····	85
——读祝兴义中篇小说漫笔	
当代意识观照下的《过渡年代》·····	96
天凉未必秋·····	108
——也评《无主题变奏》兼与何新商榷	
对改革的一种反思·····	117
——评达理的长篇小说《眩惑》	
创作自觉意识的衍化·····	128
——评晨哥三篇小说	
读历史小说《走笔惊梦》断想·····	137
马原小说评析·····	142
一出复合寓蕴的人生悲剧·····	159
——评话剧《蒲公英的故事》	
关于热与冷的沉思·····	167
——读《黄河悲歌》	
缪斯召唤我们·····	171
——辽宁文学院小说作品阅读笔记	
物我同一和图腾崇拜·····	181
——组诗《长白山魂》读后	
理智的现象世界·····	187
——对金河小说的一种阐释	
写实·真诚·责任·····	205
——从维熙两篇小说读后	
思基小说创作论·····	208
丹东三诗人·····	222
刘兆林论·····	231

谢友鄢审美心理假设判断·····	234
描述人的生存形态·····	250
——评林丹近期的小说	
审美、思辨的取决·····	259
——评论集《发现和表现美的文学》读后	
不动声色与深入浅出·····	273
——赏析《淡灰色的春季大衣》	
变形的艺术·····	276
——赏析《天鹅》	
辛格的叙事艺术·····	279
后记·····	286

分化、阶段重心与整体

——对文学态势的一种论证

平心而论，从理论和方法上界定我们这个阶段的文学是困难的，无论用什么样的具体例证。说代表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或说西方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破土而出，都有偏颇之嫌；对于文学的趋赴，无论怎样用一大批作品证明一种现象、流派或主流，也难让更多的人衷心认同。每位作家、学者乃至每一位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主见，失去了过去有过的群体响应热情。这是一个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没有共同的文学理想的阶段。然而，也就是这个阶段里，又确实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孕育着诸多作家或者浮躁或者深沉却都志在创新志在突破的欲望。用句时尚的话说，深刻体现在个体的、片面的探寻、认知与追求之中，于是又似乎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虽然前景的抵达有待寻找到较少片面较多深刻的道路，为多数人会心认可的道路起点。

因之，我打算用论证的方法而不仅仅是描述的方式来分析当前的文学态势，和可能的文学走向。基于当前的文学价值观念无一定之规，我首先摘录瑞典文学院给近年来几位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评语：

斯坦·倍克〔美国〕（1962年）：“他那现实主义的、富有想象力的创作，把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结合起来。”

萨特〔法国〕（1964年）：“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索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肖洛霍夫〔苏联〕（1965年）：“在描写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年）：“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

辛格〔美国〕（1978年）：“他的洋溢着激情的叙事艺术，不仅是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滋养，而且还重视了人类的普遍处境。”

我们可以怀疑某些词语翻译的准确性，但其中除了出现“同情的幽默”、“自由气息”、“人类的普遍处境”等词语，更多的地方，则明朗地出现了诸如“现实主义”、“社会的敏感”、“思想丰富”、“真理精神”、“史诗”、“历史意义”、“民族气质和传统”、“叙事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性或非艺术性的肯定性词语，这些词语表明了那些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的最后态度。我们还可以用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西方运用的这些词语和我们有多么大的

不同，包括语义歧异和内涵的差别。然而，现在人们并不热衷于这些词语进行扩充外延或转变内涵的努力，只是认为不趋时尚而悄悄地回避——在创作领域和理论研究领域，具有普遍性。这自然代表着一种文明、文化蜕变时期的社会艺术心理，微妙的和不微妙的。我所以选摘这些评语，是想用诺贝尔奖在人们心目中尚存的权威来提示文学的价值判断，看看我们能接受多少适合于我们的标准。不可否认，我国的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和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世界文学趋势存在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密切的联系，借助于当前的文化、政治背景，发展的文化心理，还有日益峥嵘的创作实绩，文学走向世界，乃至获取诺贝尔奖，已成为有志者的潜在目标，无所谓中暗寓着迫切。然而，沉下心来想想，锐意探索，实验，乃至摹仿，有时以丢掉自身素质、民族素质为代价，意欲使文学走向世界，离世界认可的目标是不是比预期的更近？很难说。我认为，文学价值的最后评判，个别悖传统艺术模式可以成为一个前提（还应该有别的前提），但实在的艺术内容必须导致个别的创造成为原型艺术一般特征的体现。这是为昨天刚刚过去的中外文学史所验证了的，艺术真理就是如此朴素。如果我们把“个别的创造”和“原型艺术一般特征”加以具象的、辩证的研究，可以产生诸多话题。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诋毁中国新时期文学诞生以来有价值的探索、实验，或否定某些作家开拓性的文学思想建设。恰恰相反，我以为正是少数勇于挑战、突破、探索、创新的作家及其创作的为数不多却如横空出世的作品，使得我们的文学在人的生活哲学领域空前的宽泛、深刻，文学思想空前

丰富、活跃。所谓开阔了艺术视野，提高了我们的审美品味，繁荣了文坛，还是人们习惯的认识方法，使中国文学置于世界坐标的大背景下，引起东方、西方的普遍关注，有能力接受世界文坛审美和实证的检验，这或许更能证明新时期文学的实绩。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能够艰难地通过翻译的障碍，反证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兴趣。不过心平气和地说，国外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褒扬批评，剔除传播媒介的种种偶然的因素，他们首先认可的还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具有东方神秘特色、东方民族气质文化素质以及多种信息功能的整体，个别现象或能有力地扩充他们印象的外延。这样判断，有助于清晰我们自己对新时期文学的整体认识。

如果不存在虚无主义的偏执，我们可以回忆，新时期文学的发轫是以现实主义的恢复和发扬为奠基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一大批作家以沉重的写实批判态度创作出的如泣如诉的作品，震撼了众多读者的心灵，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和衷心拥戴，这就是以后被归纳的“伤痕文学”。我想，中国的文学史将记载下这一辉煌的瞬间，而后的文学浪潮如“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等，都具有现实主义的基本底色，都以饱满的热情和所能萌生的现代理性，去铺排、叙写我国历年来的种种斗争、运动，社会生活的敏感问题，这是可以开列出一大批作家名单和作品名单的。毫不奇怪，我国是一个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频仍的国度，长期的社会动荡，不仅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文明史的外象，也孕育了人们思维形态的斗争因子。抑或说人们大脑中关于社会矛盾、社会斗争的细胞分外活跃，成为一种心理现实。